



朱燕 著

无论你是什么人，
你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圈中，
这个圈包围着你，
直到窒息。

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朱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朱燕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63-8121-5

I. ①飞…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1314 号

飞

作 者: 朱 燕

出版统筹: 文 建

责任编辑: 汉 睿

特约策划: 花花文化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0.12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121-5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朱燕

自由写作者
独立出版人
随心旅行者

新浪微博: @朱燕-独行客

序：永远不要去束缚一颗想飞的心

朱燕/文

2015年5月6日

依稀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带着各自的洗漱用品、毛巾以及干净的内衣内裤，在我们那座城市的江边，跳上了一辆运输货物的火车，“轰轰隆隆”地向那家钢铁公司的厂区而去。

我们是去厂区洗澡的。

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火车缓慢地开了一个多小时。阳光很好，远处工厂的硝烟弥漫。我们享受着青春期的无知和躁动。

我们从没有机会相互裸露。在工厂的澡堂里，温柔的洗澡水从头顶泻下，毛巾搓拭着皮肤上的泥尘，我们享受着水的快乐。

那一年，我们不过十三四岁。

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96年的夏天，那时我还在武汉，在父母为我营造的家里。温馨而美好。有可以看到月亮的屋子，有伴随着我一起长大的姐姐们，有可以随意谈笑的朋友。

2006年，这部小说以《总有些鸟儿你关不住》为名出版了，

当时用的笔名是朱飞燕。

2014年的春天，我用二十多天时间一口气创作完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情》的初稿后，一个朋友鼓励我说，你应该出版她。

在定稿《情》的同时，我重新走进《总有些鸟儿你关不住》，再次看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带着浪漫的情怀，懵懵懂懂，跌跌撞撞……突然明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或许该是“飞”的时候了。

于是我把这部重新修订过的小说起名《飞》。

我是朱燕。

这是我的作品。

关于两个女孩的成长故事。

关于两个女孩的唯美情怀。

目录

上部

这个世界中，还有一个正常人，那就是奇迹！

- 第一章 孙波/3
- 第二章 小浪/9
- 第三章 朱敏/24
- 第四章 孙波/35
- 第五章 小浪/56
- 第六章 孙波/72
- 第七章 画家/95
- 第八章 研究生/113
- 第九章 小浪/134
- 第十章 孙波/149

下部

无论你是谁，你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圈中，
这个圈包围着你，直到窒息。

第一章 孙波/173

第二章 作家/180

第三章 朱敏/193

第四章 画家/198

第五章 孙波/211

第六章 画家/226

第七章 作家/239

第八章 孙波/249

第九章 画家/270

第十章 作家/283

旧版后记：我信佛，但我吃肉/301

2015年修订版再记/305

上部

这个世界中，还有一个正常人，那就是奇迹！

第一章 孙波

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我有父亲、母亲和五个姐姐。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羡慕我的家，羡慕我有五个姐姐。

我从小就被一群女人宠着，所以我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柔情，她们既是我的姐妹、父亲、母亲，也是我的情人。我所说的“我的父亲、母亲和情人”单指我的母亲和五个姐姐，不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看到我的第一眼是绝望的。此后他离开了家，去了一个边远的农场。

随后我的母亲也很绝望，因为父亲的冷漠和绝望。再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她们也很绝望。

那一天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因为我的出生，使我所有的亲人都很绝望。

但尽管如此，她们都很宠爱我。

在我出生以前，我的家庭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五个女孩组成。五个女孩的意思是指这个家庭里没有男孩，五个女孩也同时意味着这个家庭里的男人和女人非常想要一个男孩。

母亲说：“你父亲一走，我更绝望。那天晚上，我抱着刚出生的你和你另外的五个姐姐蜷缩在唯一能给你们温暖的床上看着

那口越来越干净的锅。因为我没有工作，你父亲一走就是七年。”

母亲说：“你长大后一定要争气，不要再让人瞧不起你妈了。”

姐姐们也说：“你要争气，你要争气……”

母亲说的时候眉头紧锁，对未来不明。姐姐们说的时候一脸忧郁，有的眼角还挂着泪。她们说完都看着我，等着我回答。我左顾右盼，想找些伤心的理由。我伸伸舌头，舔舔嘴唇，“呵呵”，最后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得承认，我天生就有一股混蛋的东西在身体里。

因为没有生下一个儿子，母亲总是觉得对不起父亲。

大姐说因为没能生下一个儿子，父亲及他的家人一直对母亲不好，出言不逊，随意说骂。大姐说母亲一直都忍着，她从没有看到过像母亲那样温顺的女人。

二姐说，她恨父亲，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二姐还说母亲生我的时候，大姐在家照顾妹妹们，是十岁的她陪着母亲去医院的。产房外，她听见母亲在产房里痛苦地喊叫，她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她盼着父亲快来。可直到凌晨四点，父亲才带着一身的疲惫和醉意来到产房。他很得意，所有看过母亲肚子的同事们都说这回肯定是个儿子。可是凌晨六点，当接生护士告诉父亲是个女儿时，父亲不相信地同护士大吵了一架后便离开了产房。临走前，甚至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二姐说最后一句时，故意加重了语气。的确，我听完后也有些恨父亲。

父亲说，每个人出生时命运就注定了。

我不太相信“命运”这个东西，我永远不想被束缚。

在童年的记忆里，我一直受母亲和姐姐们的影响对父亲有一种“恨之人骨”的仇恨，那仇恨也同时缘于母亲的艰辛和困苦。

比如：每月固定的一天里，大约是15日，母亲会怀着急切而又兴奋的心情等待着一张邮局汇款单，然后拿着印章牵着我的手去了邮局。她总是在邮局里面将那二十五元钱仔细地数几遍后，揣进兜里放好。但是出了邮局，母亲初拿到钱的喜悦就没了，这时，她就会说：“五十六元工资，只寄来二十五元，那剩下的钱他一个人怎么花得了？”随后，母亲就会唠叨父亲一定将钱给了大姑、小姑或自己打牌喝酒了。

那一段日子，母亲用二十五元钱艰难地养着她自己和六个孩子，她常常带着我的五个姐姐到附近农村的菜地里，去捡别人剩下的菜叶，洗干净后用盐水泡泡就成了我们下饭的菜了。然而也就是那样的生活经历给了她超人的坚强和毅力，创造出她后来的奇迹。

第一次见到父亲，我七岁。

我对父亲的记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只是在一次偷看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时才清清楚楚地印下了父亲的模样。那张结婚照上的父亲外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里面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一副趾高气扬和被宠坏了的模样。父亲是很漂亮的，他有一双大而亮的眼睛，浓浓的眉毛，高鼻宽额。照片上的母亲也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大衣，不过是那种后来很流行的双排扣式样的大衣。母亲小巧玲珑地依偎在父亲的旁边，她有一双单而细长的眼睛，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丹凤眼，高而小巧的鼻子，一副古典美人的形象。只可惜我和我的姐姐们没有一个人长得像母亲，我和我的姐姐们都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大眼睛、高鼻、宽额。

那时，在我的潜意识里是非常不喜欢父亲和他的长相的。

父亲回到家的那一年，大姐二十岁，考上了一所名牌医科大学。这件事让父亲非常兴奋，也激发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欲望。

他想自己还是很不错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并且还是名牌医科大学。父亲想着暗自下着决心，他要将女儿们都培养上大学。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二姐，他准备培养二姐上大学，并且他已替她挑好了专业——中文。

父亲自己本身就是学文的，所以盼望也希望女儿们能有一个接他的班。可是父亲不知道二姐一点也不喜欢他，又怎么会去喜欢他的文学呢？

二姐极端地捍卫母亲和追随着母亲，她深恶痛绝父亲在七年的时间里近乎失踪的失去。她已经长大了，她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她在匆匆地念完高中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和母亲承包下了一家副食店，做了他们同龄人中第一个“食螃蟹”的人。

二姐的行为让父亲很痛心，他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他认为上大学比挣钱更重要，他怪母亲没有教育好他的几个女儿，他责怪母亲唆使女儿们不喜欢他，他认为知识才能给人带来尊严，他要让我们将来以他为自豪。他给我们看他写的小说和书。

然而，当时只有母亲才明白，家里最需要的是什么。父亲虽然人回来了，但他每月给母亲的钱仍然只有二十五元。母亲知道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钱。我们读书需要钱，穿衣需要钱，吃饭需要钱，还有将来我们成家也需要钱。看来这些我们的父亲是不能给我们的了，那么就只有她了。母亲当时想她再也不能看着我们一个个穿着她改过的旧衣，吃着几乎是用盐泡的菜；她再也不想看着我们单而弱的身体，因营养不良而苍白的脸。她知道别人在同情她的另一面是鄙视。谁都知道她是因为没能生下一个儿子而被丈夫“遗弃”的；谁都知道她是因为没有生下一个儿子才会落得如此下场。她不能再让人像瞧不起她那样看不起她的女儿们了，她看够了白眼。她知道这所有的一切要改变只能靠钱。所以当政府

号召自己谋生、谋业时，母亲硬着头皮承包下了一家副食店。

父亲在对二姐失望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三姐，但当他看到三姐将他送给她的一台新收音机，通过拆了装、装了又拆几遍后竟然能帮别人修收音机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了三女儿对电子那强烈的爱好，他便放弃了对她的要求。

让她去吧，如果她能在电子方面干出点成绩也是很不错的。父亲说。

对于四姐，父亲也观察了一阵子。四姐是那种性格孤僻、沉默的人，她从小就长得瘦小，母亲说她生下时还不到四斤，她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四姐非常喜欢养小动物，家里的阳台上常常有她养的几只鸡和鸭，鸡鸭的屎臭味终于使父亲有些厌烦了，他认为四姐天生的就是一副苦命相。“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是待在农村的料了……”父亲当时很随意说的话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父亲起先是有意无意地问五姐需要他送她点什么，比如书。五姐长得清秀、妩媚，她的身上可以同时看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她常常是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像小鸟一样偎在旁边耐心地听着，一副讨好、乖乖的样子，这让父亲很有点喜欢她。父亲问五姐想要点什么时，五姐感动而激动地拉着她一直想拉而没有拉着的父亲的手一家一家地逛着书店。父亲当时在他十岁的五女儿面前显示出他特有的耐心，他的五女儿爱逛书店，父亲很开心，终于有个女儿喜欢看书了。可是父亲开心了一阵后发现五姐挑着的竟是什么国画、素描之类的书后，大失所望，猛然意识到这也不是他想要的女儿。看来这孩子喜欢的是画画，并不是我的文学。只是可惜，我这么多的女儿竟然没有一个喜爱我的文学，没有一个能像我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名作家。父亲唉声叹气的，最后他看着我。

对于我，父亲一直是讨厌而反感的。“这一定不是我的孩子，

你们肯定是弄错了。”这是我出生时父亲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

母亲还是在怀我的时候，就表现出与她怀其他五个女儿不同的反应，这让父亲和他的家人们对母亲体现出那少有的耐心和细心。这回肯定是个儿子。所有看了母亲肚子的人都这么说，父亲也怀着不是一般的喜悦等待着我的到来。可最后我还是跑快了一步，当医生告诉父亲我是个女儿时，父亲当时就呆愣着，傻傻地、恍恍惚惚地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你们肯定弄错了……怎么会是个女儿呢？怎么就不是个儿子？这肯定不是我的孩子，你们肯定弄错了。”父亲和接生的医生、护士大吵了一架，然后收拾行李带着他最后的绝望离开了这个他并不怎么眷恋的家。所以此刻面对着野小子似的我，他实在不相信我会爱上他的文学。他对我“哼”了一声，体现着他对我那特有的轻蔑和看不上眼。

第二章 小浪

我一直相信生命的轮回，相信宿命，相信缘由，相信一切的归根结底，就像我一直相信孙波一样。

对于孙波，我一直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或是怎么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对她我从一种特有的崇拜到一种摆脱不了、无法控制的倾慕。我想我爱她，没有人能改变我这个念头，尽管孙波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指责我这个傻念头，但她仍然没能改变我对她一次比一次更深的爱意。

爱你，孙波，永远。

爱我吧，爱人……

“随你吧！”孙波看着我有些虚弱而不知所措，“听着，小浪。天空只包容它能够容下的事物，所以你会看到白云、小鸟……你绝对想象不出一只鸡或鸭与蓝天辉映；就像水永远也不可能与火产生共鸣、两个同性的物体放在一起只会相斥一样，事物之所以循环是不希望人们违背它的意愿……我想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过来的。”

无论孙波说什么，我是永远也不想去弄明白它的。